

大咖荐书



王俊宏 (利郎执行董事、副总裁)

《对立之美》

严伯钧 著
中信出版社

推荐理由:“古典讲究精确、典雅、平衡、节制,浪漫讲究想象力、表现力、对比度和放大的情感。”我对书中这句话印象很深刻。

这本书把晦涩难懂深奥的西方艺术史“翻译”成人人都能听懂的语言,都能用得上的知识资产,还原艺术史的真相,可读性很强。读完可以认识至少200位艺术界超级IP,了解至少200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的300件艺术品。

《艺术的故事》首页说:没有艺术这回事,只有艺术家而已。那么这本《对立之美》也有隔空对应之妙。这是一部对西方艺术史的重新编排,事还是那些事,人还是那些人,只不过用二元对立方法串起来。看艺术家的认知和评判,跳出结果论,对于我们做艺术策展及美育教育工作的,还是能提供很多新的角度。

我与读书

把家变成图书馆的模样

施群妹

我们换房时,看上了一套大面积的二手房。看上的一个原因,是因其离图书馆比较近。平时去市图书馆,因为距离的缘故,总要计划一下,自然去得少。如果把家安在附近,那么就是饭后散步也能到达,近在咫尺,想去就去。

另一个原因,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中两个房间都带着书柜。这样的结构,可以弥补没有书房的遗憾。但有一个硬伤,所有书柜只有浅浅的几格,根本放不下我们家这么多的书,怎么办?

我们把沙发的位置全部改成书柜吧?先生提议。一下子豁然开朗,那将是整整一面墙壁的书柜,如果不放置沙发,那么电视柜也不需要了,更无须电视机,另一面墙壁也可以做成书柜,孩子的故事书、我的文学书、先生的各种杂志,都能安置妥当。

这样的空间设计,需要通风,又需要一定的遮光。于是,我们在阳台上做了一个隔断,布置成另一个阅读区域,放上小方桌、蒲团。春天来临的时候,阳光透过蓝色的落地窗,直直地洒到身上,带着清浅的浪漫。如果来一杯醇香的铁观音,再来个情投意合的朋友共坐,能谈笑半日。

中间大客厅的书柜延伸到屋顶,为了这一屋子的书柜,我们还特意配一条高板凳,既可以做梯子,也可以做椅子。以书柜为背景,我们在网上淘了一张大大的长条书桌,配上长条凳子。灯光也做了另外的设计,所有灯具的光线都利于看书阅读。

朋友来了,坐在大桌子边,聊生活、聊读书、聊文学。恍惚间,仿佛置身于家附近的图书馆。

姐姐来到我们家,她惊讶道:你怎么把家变成了图书馆?

真是有点像个小型图书馆,种类还很齐全。而我也梦想着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。看我们家,随处触手可及的杂志、书籍,随意地放在各个角落,需要及时地整理。

显然这个图书馆还有很多缺陷。有时候,把厨房的窗户开着,可能会飘来油烟味,但是,这也正是家庭图书馆的烟火气呀。

我对姐姐说:你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吗?博尔赫斯说过,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,所以,我们家就是天堂。我是图书馆馆长,每天生活在天堂里。

说完,一阵风吹进来,同时带着淡淡的书香。

书里书外·专访

父辈的故事,不能也不敢忘
——访《父亲的债》作者张百隐

本报记者 张惠阳

让我很受触动,您是怎么理解的?

张百隐:这句话是我跟父亲在一次平常的交流中,父亲偶然说出来的。我记得他说得很认真、很严肃。他说,人活一辈子就是还债,就两个债务得还——养儿女成人、送父母上山。我突然觉得,原来是自己的父亲,或者父辈们,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、艰难的生活中,奋斗的目标是如此清晰。然后认定目标,终其一生,不断努力、不断奋斗。哪怕这个目标如此朴实,哪怕他们人生如此乏味,他们也是饱尝热情地投入。这让我感触很大,于是我决定写这本书,写他们对这个“理想”的践行和态度。

其实很多时候,不管世界如何变化,时代如何进步,父辈的这份使命,就是跨越时空的终身命题,谁说下一代的我们,和再下一代的他们,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呢?

问:这部小说,里面有些章节和故事是您的亲身经历吗?

张百隐:写这本书的时候,我去采访了我很多朋友的父亲,去记录他们的生活,也在安静的空间里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。里面有些情节我是直接白描到书里去的,比如,父亲和我去学校报名的时候,他一路上将学费紧紧地用双手捂住,怕丢了,其实他不知道,这个举动已经告诉人家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;他到我学校做工,事先打电话跟我商量,让我见着他的时候不要认他,就当他是陌生人,怕我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;还有一个是父亲无数次背着患有脚疾的爷爷到处寻医问药的样子,瘦弱的身躯背着比他更为高大的爷爷,上上下下、进进出出,那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当然还有很多,都是自己的故事,我想这都是每个父亲的共性,

为孩子、为父辈。

问:这本书写了多长时间,创作过程中有碰到一些难题吗?

张百隐:断断续续写了差不多两年,当然前期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。就是在决定写这本书之前,纠结了一段时间。写长篇小说是一项麻烦漫长的工程,需要写作技巧、格局视野、语言铺陈、知识储备等,自己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我也跟许谋清、刘志峰、李相华、李锦秋、王常婷、许言等老师交流过,他们都支持创作这一题材的作品,鼓励我要做最好的自己,突破现在的自己,不要有太多顾虑。写作就要敢于呈现自己,哪怕自己还不成熟,都需要接受众人的审视和检验。

问:以后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吗,或者有没有尝试写其他题材的作品?

张百隐:我还是会继续聚焦普通平凡的人,记录这些寡淡而又深刻的生活,写我们周围的人和事,写我们生活的小镇和城市。目前会先创作几篇散文和短篇小说,然后多读书,多去找自己创作上的问题,尽量提升自己,丰富自己。

问:最后一个问题,这本书您希望带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呢?

张百隐:第一,现在快节奏的生活,充满压力和挑战的未来,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希望大家都能腾出一个空间给我们的父亲,多陪陪我们的父亲。我们都很爱老人,精神陪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第二,希望我们的下一代,都能找到来,看见祖辈生活的样子,看见父辈,才能看见自己,也就能看见未来。这本书很微小,但希望也能发出一缕微弱的光,其实就足够了,这也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。

新书架

《新质生产力》

洪银兴、高培勇等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本书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前沿理论展开研究,分为“新动能”“新模式”“新产业”“新科技”四大部分,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、特征及发展路径,广泛涉及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、新型工业化等前沿领域,汇集最新理论和政策研究成果。



《大地上的家乡》

刘亮程 著
译林出版社

该书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的最新作品。他倾情书写大地与家乡的诚挚篇章,书中凝聚其10年思想文化精华,关于生命、爱与自然,关于如何自然地老去,写遍世间温情。心安即是归处,花开花落,生死忙碌,人们最终都会活成自己的家乡。



《人间信》

麦家 著
花城出版社

该书是《人生海海》之后,麦家沉淀5年的全新长篇小说。该书聚焦心的犹豫、脚的勇敢,讲述了人如何被困在命运之中,和内心幽灵厮杀。写给被过往和遗憾困住的人,致敬人生的不可言说。作家本人说,“这是一本我从心底喊出来的书。《人生海海》是天下事,《人间信》是心里事。我想掂量人性深处的一些东西,和读者分享在挣扎中站起来的勇气。”



《宋宴》

徐鲤、郑亚胜、卢冉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它是食谱,作者根据《山家清供》《中馈录》等宋元典籍记载,还原了76道宋朝美食;它是随笔,跟着作者信步闲逛于宋朝的市井乡间;每道菜背后有什么名堂,寒食重九、春秋社日有哪些热闹?它也展现了宋人的美学,由“吃”延展开,欣赏一个大雅与大俗兼备的迷人时代。宋宴,是一场宋朝文化的盛宴,色香味俱全,带领读者重寻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

《守护你的心》

[英] 沙恩·E. 哈丁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你的心是一个奇迹。它每天跳动10万次,更令人惊叹的是,有一半的心肌细胞会陪伴你终生。每个人都需要更好地了解心脏:心脏是如何工作的?它面临哪些威胁?我们能借助新科学做些什么?只要心脏不放弃跳动,我们就可以在冲击、伤害、折磨和困境中幸存。就让这本书带你深入、全面地认识心脏,继而学习如何守护好自己的心!



书里书外·声音

《父亲的债》:
闽南乡土文学的一个新收获

苏少伟

《父亲的债》算得上是家族传记,用一段段鲜活的记忆,把具有闽南地域特色、有闽南人典型性格的故事讲好、讲圆了,从中可见作者张百隐的岁月感。

本书中,张百隐对叙事节奏的把控把握稳,文字也很精炼,是一个较有水平的文学家的手笔。张百隐的讲述非常真实,也很克制。对生活中的大苦,他没有过度的情绪渲染;对生命中的大喜,他也没有刻意的欢呼;倒是社会生活中的黑色幽默,他会以一二笔墨写出。他的笔法,平实而有丰度,只是在叙述事情,却让人动容。

动情的原因,就在于文本故事的张力,它体现了人的力量。无非是生活中的个人之事,无非是记录生命中的历程,虽然有一些生活史、社会史的片段,但终究零碎。这样说似乎显得文本局促而狭隘,但读者分明可以从一个个故事里见出了“人”的韧性和不屈服。

我认为,张百隐立体地雕刻出闽南人的风貌(以其父母为典型),以及闽南人骨子里的顽强、奋斗与善良。张百隐一再咏叹的是父亲的脚(“脚背裸露着锋利坚硬的伤痕”),母亲的胃(“一骨碌将变质的肉吃下去”)。一个是脚踏实地地撑起生活,一个是以精神的力量消化生活。他真的能够写出一个人在命运的曲折反复中的孤独、无奈、痛苦,以及欢愉、兴奋、开拓。最重要的是,他呈现出了人的高贵精神,那就是坚持善良、坚持理想。如此,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明显。因此我们可以说,张百隐为闽南乡土文学贡献出一个可亲近的人物形象和精神谱系。

一直以来,乡土文学要伸张的就是:表现地域,描摹乡土之上的众生百态,拉近生活、现实、社会与读者的距离。从这点上看,张百隐是成功的,他的描绘准确、传达到位。从更高远的角度看,张百隐的叙述正是对“人应该如何存在”这一价值命题的探源:对时间的理解,对人的诠释,对生命的充足占有。这是生命观、存在观。

如果从文学的超越性意义来讲,张百隐写的似乎不局限于一家一户——这显然是一个时代、一个地域的普遍性。所以,张百隐笔下的父母形象正是一个浓缩了现实的艺术典型。他们也可能是我们现实中的父辈,或者精神之父,对此我们熟悉,并且得以感动、净化。